

诗词

依韵寄怀三章

张武扬

夜读偶感

奚囊句索凭谁琢，归梦随心悟采薇。
纵目层楼堪得意，行吟远浦尽忘机。
旷怀稽古知今是，真性逢时辨昨非。
雅韵探来求境拓，琼花满院几沾衣。

忆往自题

街杯欲寄惟随意，趁韵拥窗窥浅深。
觅句水边横九曲，看山云外翠千寻。
寸心交映题骚雅，远梦相酬阅古今。
抚读蹉跎堪悟我，秋风但蓄共高吟。

次韵和友人

夙怀又忆随疏影，践约湖光柳岸风。
酬唱何如题共乐，学吟但愧句难工。
乍晴小憩层轩雅，向晚闲寻一径通。
近水悬眸心自远，独斟快意逐飞鸿。

词二首

许厚今

沁园春·读屈原

高冠崔嵬，长铗陆离，独醒楚津。
既滋兰九畹，餐英秋菊，直言直谏，弃逐流人。
美政难施，郢都终破，抱石沉江殉国门。
汨罗水，诉灵均太息，咽入清樽。

骚坛立极昆仑。听风籁、空传泣鬼神。
有离骚天问，光齐银汉，怀沙橘颂，志秉坚贞。
山鬼湘君，情遗幽恨，美眇芳馨共水云。
千年祭，奋端阳舟鼓，且唤诗魂。

水龙吟·读陶渊明

折腰为米非吾事，一笑挂官而去。
结庐人境，门栽五柳，春阴秋煦。
南亩耕耘，东皋舒啸，浑忘朝暮。
任归欤来兮，浮名荣利，都抛与、云吞吐。
独辟田园诗圃。把泥锄、铸成清句。
沐风带月，澄怀饮酒，此中真趣。
采菊东篱，鸡鸣桑树，袂沾宵露。
更桃源世外，怡然绝境，共陶公悟。

记忆

夏日回想

吴中伟

菜园里，黄瓜牵着藤蔓，攀上支架；豇豆瀑布一般，披着秀发；冬瓜腆着大肚子，卧在草丛里；番茄羞红了脸颊，像个小灯笼；白茄子鼓胀着腮帮子，似在诉说土地的秘密。天空繁星点点，像是山坡上的野花眨巴着眼，细碎的柔光闪闪烁烁，枕在夜的臂弯里。“外婆，你听，有许多小虫子在唱歌呢。”年幼的我乡村的事物总充满好奇，在静谧的夜晚，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一边竖起耳朵，听风吹草动。外婆那时耳朵有点背，她停下蒲扇，四下看了看，微笑着，露出豁牙说：“还是小伢子耳朵尖，那是蛐蛐在吹着小曲呢！”

猫着身子，蹑手蹑脚，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上一只，当作宠物，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番。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没什么玩具，也只能囁囁这些小生灵了。

“别去，小心草丛里有蛇……”外婆故作惊愕，“远些听，它们唱得可欢呢；挨得近，它们就会害怕，哪还有心情唱歌呢！”多年后，我才明白：她许是怕我扰了小动物，或是担心踩踏了那些花花草草。草丛里的歌唱家们屏气敛息，夜静得可怕。稍过片刻，有不少昆虫惊慌地拍着翅膀，纷纷逃窜。我有些失落，只好悻悻地折返回来。

“不要紧，等下它们还会回来的！”外婆像是安慰我，慈祥得就像皎洁的月光。

万籁俱寂。我侧着头，巴巴地望着。萤火虫提着灯盏，蟋蟀穿着燕尾服，青蛙们擂着战鼓，杨柳天牛贪婪地吮吸着树汁……那些熟悉的声音纷纷抵达耳际，

越来越清晰。

依偎在外婆身旁，她耐心地为摇着蒲扇，机器一般，不知疲倦。只听她的口中念念有词。我疑心，这些虫儿就是她的“咒语”换来的！

村口有条小河，吃水洗衣靠它，农田灌溉也靠它。“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清晨，空气里浮着淡淡的花香，青石板边，大姑娘小媳妇挎着木桶，排着整齐的队伍。她们说说笑笑，清脆的棒槌声激起洁白的水花。不远处，鸭子们“嘎通”一声扎下水，“嘎嘎”叫着，欢快地游向前方。

当然，下河和小伙伴们捉鱼、摸虾、逮黄鳝，外婆是不会反对的，她常跟在身后，生怕有个闪失。最快乐的要数外婆领着我在院子里翻断砖，寻蚯蚓。不过，夏天太热，有时连蚯蚓也见不着踪影。还是外婆有办法，她将河蚌剁成小块，盛在竹篮里，静静等着鱼儿过来。果不其然，就有几只贪吃的小鱼摆着尾巴游来试探，只是我性子太急，沉不住气，见鱼儿刚啄食便立马“收网”，自然收获甚少。只能羡慕外婆满载而归，个头大点的，外婆裹层面粉，再放入油锅，炸给我吃；太小的，看不上眼，就留给鸡鸭美餐一顿。

只是时光荏苒，连河水也会干涸。如今，乡下的庭院已长满荒草，外婆已长眠于屋后的那片青山，再也没人为我手摇蒲扇了。晚风徐徐，隐约传来荷花的暗香。星澜闪烁，虫鸣低语，那些逝去的光影又在泪花中忽地清晰，便朦胧起来……

随笔

别有风味西瓜皮

方华

炎热的日子，人们喜欢吃西瓜来解暑。吃完了红红的西瓜瓤，西瓜皮也就随手扔了，这实在有点可惜。其实，用西瓜皮做菜是很有特色的，且兼有清热去暑的作用呢。

小时候，曾见母亲将西瓜皮削去红瓤和青皮，切成片状或条状，洗净，用盐水腌泡。一段时间后，从坛中掏出，已是淡黄透明的颜色，如玉块一般。吃在嘴里，脆中带酸，用它喝稀饭或是佐餐，特别的爽口。

记得有一次，乡下亲戚一下送来十几只西瓜，吃剩的西瓜皮很多。母亲就将瓜皮切成丝，用盐腌拌后，沥干水分，放在烈日下铺开暴晒。西瓜丝晒成干，母亲就用物件盛起。等吃时，用开水浸泡后，淋上麻油，特别的香脆有嚼头。这样的西瓜干丝，一直可以盛放着吃到来年。

几十年前，日子过得比较贫乏。母亲的西瓜皮入菜，也是给拮据的生活一种调剂。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极少有人家还愁吃喝。不过，在大荤之余，偶用西瓜皮入肴，不但调剂胃口，也是一种生活乐趣。

西瓜皮最简单的做法是凉拌。将西瓜皮洗净，刨掉表皮后切片或丝，用盐腌片刻后挤干水分，再把拍碎的蒜撒上。将适量的花椒、干辣椒用油炸出香味后，加入适量鸡精、醋浇入，搅拌均匀，放入冰箱冷藏一下。一盘脆辣且清凉的凉拌西瓜皮就大功告成了。

爆炒西瓜皮也是很方便的一道菜。制作方法是西瓜去瓤削绿皮，切成细丝。入锅爆炒，佐以盐、酱油、食糖、味精，配少许辣椒，即可食用。特点是清脆带辣，是暑日开胃佳品。当然，喜欢辣的朋友可以将辣椒多放一些。

生活的乐趣在于寻找，舌尖上的感觉在于创意。一次去朋友家用餐，见其将西瓜皮切块，煲了一锅排骨汤。食之，西瓜丁软嫩，排骨汤清爽，别有风味。

也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曾试着把西瓜皮做在沙拉里，结果是意想不到的好，特别是洋葱和西瓜皮的搭配。她说，我们常常遇到一些看上去不般配的夫妻，却过着幸福的生活，其实是他们的性格爱好人生观等等有着共鸣或互补。就好像西瓜皮和洋葱觉得不搭配，但其实是有共性的，它们都有甜的味道，都很脆，但是洋葱的辣味给西瓜皮的脆甜又提升了一个高度。

我也曾尝试着用西瓜皮去烧肉。将洗削干净的西瓜皮切成火柴盒大小，待正常烧煮的五花肉熟透后放入，再等瓜皮变软后即可调味出锅。品尝自己的这道创意菜，瓜皮的滋味已远远超过五花肉了。

中医称西瓜皮为西瓜翠衣，记述其“能化热除烦，祛风利湿。”“清透暑热，养胃津。”将西瓜皮“废物利用”，美口舌的同时，又清凉了一份心情，何乐不为也。

杂记

书店回音

陈栋

网购便捷，已经很久不去书店了，偶然想起，周末的下午，陪孩子去新华书店逛了逛，出门左边，是一家咖啡店。

之前，这是一间叫作“席殊”的小书店，两间门面，还用木头做了简单的阁楼，有一个透明的橱窗，展览一些新出的畅销书。如果非要说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书店多“闲书”。书店老板是个中年人，个子不高，还挺喜欢和来买书的人聊上两句。

不知道什么时候，书店被时代轻轻抹去了，只是映着晚霞，却在我记忆的暗箱里越洗越亮。现在的我，似乎仍能听见它木楼梯的轻吟——像一位老琴师，正在独奏一阙旧日的序曲。十五六岁的我，站在逼仄的过道，背贴着墙，鼻尖几乎要吻到纸页，仿佛一低头，就能把自己折叠进书里去。

书店可以办会员卡，积累消费金额逐渐提升打折力度。很快我们就发现其中漏洞，有个同学办了张卡（我还记得卡号是750），大家都借用这张卡，很快就冲到最高级别。不过那时的我，吝啬得很，毕竟口袋里几枚叮当响的硬币，可是用来和伙伴们去网吧的。更主要的是，我发现书店老板并不驱赶学生，就像是把善意藏在昏黄灯光里，让每一页纸都像新烤的面包，冒着热气。于是我心安理得地蹭着看书，开始还是一些小册子，就像《人间词话》《海子的诗》这种，囫圇吞下整本书，尽可能记下感兴趣的句子，再让余味在晚自习的走廊里慢慢反刍。记得四月的一个周末下午，暮春的湿气从门缝爬进来，带着梧桐

花序的腥甜。我捧着博尔赫斯的文集，读到“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那就是他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喉咙突然发紧——仿佛有人把整个宇宙的可能性都灌进我年轻的血管。恰好，角落的钟“当”地响了一声，像替我做了某种庄严的见证。

被贪婪控制的少年，挣扎着守住了最后的底线，我从没有撕开书籍外的塑封，但分明，又很期待会有可耻的“好心人”那样做，然后我堂而皇之地蹭看。日复一日，习以为常，得寸进尺的我不再满足那些小册子，而是瞄上了大部头——《剑桥中国史》。一整套厚重的大书，捧着看是真的累啊，于是我直接坐地上，把书放在膝头。走廊光线不好，我就带着手电筒看着，纸页上的纹路在光圈下像河流的支流，每一条都通往一个我不曾抵达的远方。我甚至带了个小小的书签，第二天我再去，郑重地翻到书签的位置。我不知道老板可晓得我那些罪恶行径，偶尔他溜达过来，也不说话，只是用指甲轻轻刮了刮书脊，像在给一只猫顺毛。

如今我牵着孩子，站在咖啡店门口，看身着红黄蓝不同颜色的外卖员络绎不绝。虽然恍惚，但没有关系，我知道在某个平行时空里，十几岁的少年仍站在那里，球鞋边堆着被体温烘热的书，夕阳把影子钉在墙上，像一枚正在发酵的邮戳。就像海子的麦田永远金黄，所有无法被篡改的回音，都在那一方昏黄里，安静地等着被我听见。